



王哲著

上帝的跳蚤

The Power of Plagues

改变人类历史的瘟疫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
哲
著

上帝的跳蚤

The Power of Plague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的跳蚤/王哲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558-2

I. 上… II. 王… III. 病原微生物—普及读物

IV. R3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5628号

上帝的跳蚤 王哲 著

责任编辑 项万和 林 劲

策 划 万语文化

执行策划 刘 霁 金 浩

特约编辑 金 浩 刘 霁

装帧设计 姚 荣

责任印刷 洪中丽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邮 箱 rmszbs@public.km.yn.cn

印 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222-05558-2

定 价 28.00元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

——《圣经·传道书》

第一部：世纪瘟疫 001

一、欧洲上空的黑云 002

- 1 老鼠的迁移
- 2 改变历史的口角
- 3 来自东方的黑死病
- 4 蒙古帝国的非正常事件
- 5 查士丁尼大瘟疫
- 6 一剂几乎使人类灭绝的猛药
- 7 欧洲最后的鼠疫

二、肉眼看不见的历史 038

- 1 隋朝究竟亡于何事
- 2 1644 年的北京春天
- 3 李闯王功败垂成
- 4 改变历史的看不见的手
- 5 宿命的结局
- 6 吴三桂的如意算盘

三、最后的征服 064

- 1 瘟疫再现
- 2 一夜空城
- 3 世纪较量
- 4 真相只有一个
- 5 从日本人的脚气病说起
- 6 伍连德出关
- 7 揭开鼠疫的面纱

8 最后的反扑

9 人类的胜利

10 不仅仅是尾声

第二部：斑点恶魔 111

一、征服 112

- 1 一夜入魔
- 2 往事如花
- 3 帝国双壁
- 4 倾国之恋
- 5 古典病毒

二、人类的故道 138

- 1 古道西风瘦马
- 2 从此鸡犬相闻
- 3 天女散花
- 4 何必马革裹尸还

三、黑暗中的摸索 154

- 1 童贞女王
- 2 人间昆仑
- 3 上帝的意愿
- 4 百分之二
- 5 寂寞的十年
- 6 那一夜的星光
- 7 墓碑的重量

8 无法征服的恶魔

附录：历史上著名的麻人 192

第三部：魔鬼的舞蹈 201

一、神秘女郎 202

1 故意遗忘的历史

2 一笑倾城

3 再笑倾国

4 最后的艳舞

二、女郎再现 220

1 传奇的开始

2 与乔治竞赛

3 女郎的面纱

4 曙光初现

5 露西现身

6 女郎重生

三、魔鬼没有消失 246

1 最惨烈的战争

2 魔鬼的暗示

3 真正的元凶

4 下一场浩劫

第四部：世纪末的救赎 267

一、横空出世 268

1 有一种东西叫病

2 我们看到了开始

3 有一种译法叫救赎

4 谁发现了真相

二、一个病毒的童年 288

1 它从何处来

2 一个病毒的足迹

3 当世界停止转动

4 出乎意料的开始

三、人类和一个病毒的较量 306

1 20 世纪的征服

2 制胜法宝

3 绝处能否逢生

四、不可预知的未来 318

1 文明有病

2 无法逆转的改变

3 唯一的武器

4 不可预知的未来

第一部：世纪瘟疫

Plague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公元541年始于埃塞俄比亚，经埃及传入拜占庭帝国，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前后流行200年。流行范围西达丹麦和冰岛，东达东亚和南亚。估计全球死亡人数达到一亿以上。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14世纪30年代始于蒙古草原，先传入中国，据估计杀死30%的中国人口。然后经过蒙古南路传入欧洲和非洲。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三年间杀死欧洲30%到60%的人口。1400年，全球人口由4.5亿下降到3.5亿左右。这一轮鼠疫流行到1700年左右才结束，其间定期在欧亚流行，每次流行中死者以10万计。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55年始于中国，1959年结束。其首波流行仅在中国和印度就杀死1200万人。其高潮为1894年印度大鼠疫和1910到1911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后者被以伍连德为首的中外防疫人员成功控制住。其后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

一、欧洲上空的黑云

1 老鼠的迁移

故土难离，人们总会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定位为在家乡的岁月，不管身在何处，对故乡总有一份深深的怀念。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潜意识里人们都有一种归乡情结。可是，如果多追溯几代人，那个我们认定是故乡的地方其实只是迁移路上的一站而已。

如果把历史压缩起来再看的话，人类从本质上如同在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处于一种从不间断的迁移状态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生存的需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其他种种不得已的原因，让我们的祖先像水一样流动着。如果真要寻找起点的话，那就是中非草原。人类正是从那里开始，经过几万年的长途跋涉而遍布世界的。

人类的始祖出现在大约100万年前。和某些动物的历史比较起来，无论是100万年还是500万年，也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

就拿老鼠来说吧，十二生肖中老鼠被排在首位，说明自古中国人就认识到老鼠的重要性，是动物之王。这么一说置老虎于何地？可事实是全世界各种老虎都快让人灭绝了，而老鼠在地球上的数量早就超过了人的数量。老鼠的祖先出现在这个星球的时间是大约6500万年前，那时候统治地球的是恐龙。这个先祖也是所有啮齿类的祖宗。啮齿类和人类都属于哺乳类，今天全球大约有4000种哺乳类动物，其中最大的一类便是啮齿类，有1500多种。这类动物的共性是它们的牙齿永远在长，所以要不停地磨牙。如果不磨的话，不是上牙把嘴封住而饿死，就是下牙穿破了脑袋，一样活不成。

真正的啮齿类其实出现在 5700 万年前，剩下的 1000 万年是它们演变成型的过程。那时，恐龙已经灭绝了。没有了恐龙，地球上出现权力真空，啮齿类和其他动物就像没人拔的野草一样疯长。那个时代的动物绝大多数都没存活下来，啮齿类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适应环境，在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能见到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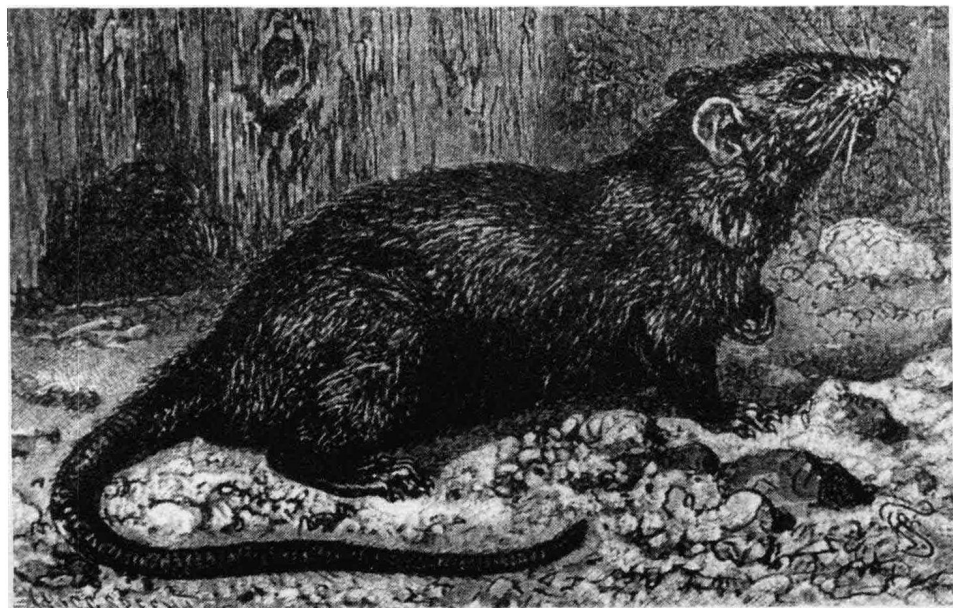
美国曾经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进行核试验，结果发现核辐射对老鼠毫发无损。科学家们断定，无论是发生核战争还是彗星撞地球，一旦人类毁灭之后，地球上的下一个主宰就是现在见不到天日的耗子。

如今遍及世界的耗子，屈指数来只有两类，其他的类别都相继灭绝了。一类是挪威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褐鼠、灰鼠、屋鼠，它们的老家在西伯利亚；另外一类是黑鼠，或者叫船鼠、屋顶鼠，老家在中国南部。

人类离开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定居以后又不断迁移，写下了不少伟大的史诗。老鼠也有自己迁移的历史，比如褐鼠，18 世纪初期走出西伯利亚，跨过俄国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从那里向西欧各地分散，不到 50 年，在美洲就出现了它们的踪迹。第一只褐鼠是坐船来到纽约的，正好赶上美国刚刚独立。褐鼠所到之处，黑鼠早就存在了，一番争夺之后，大个的褐鼠把小个的黑鼠从城里赶到乡下。

黑鼠离开家乡的年代就很难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随着丝绸之路来到欧洲的。黑鼠来到西欧则很有可能是坐船去的。船上的环境对老鼠来说是天堂。远航的人们把食物和水都堆在船舱里，加上乱堆的衣服，让老鼠得以温饱。时间一长，船员们也能和耗子和平共处，一旦船出现异常，耗子往往最先知道。在航行中一看见耗子惊慌失措，大家就知道该去抢救生艇了。如果发现船上没有耗子，哪怕还没有起航，水手们也会拒绝登船，因为肯定有什么肉眼看不见的问题。

啮齿类中的老鼠渐渐成为和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的一类动物，而其他啮齿类动物大



多保持野生状态，它们在高山、草原、森林中生活着，气候不好或者出现灾难就大量死亡，甚至灭种。气候好的时候因为食物充足就大量繁殖。一旦繁殖过多便导致资源紧张，迫使它们迁移，离开故乡到其他地方觅食去，没准不小心就侵入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更常见的情况是，人类在迁移或旅行过程中侵入了它们的领地。

人们离开故乡不仅是为了生存，也为了发财致富，更是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人类历史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旅行者，他为欧洲人描绘了天方夜谭般的东方世界，吸引其中胆大包天的人们驶向宽阔的海洋，去寻找那个神秘而富裕的天堂。这个人是威尼斯人，名叫马可·波罗。

1273年，为了去中国而在戈壁滩中艰难跋涉的马可·波罗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景色

震惊了：眼前的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洞穴，钻来钻去的都是 Pharaoh 鼠。

Pharaoh 鼠是一个中世纪的名词，它指的是一种叫 Tarabaga 的啮齿类动物，这种动物的中文大名叫旱獭，小名叫土拨鼠。旱獭有很多种，Tarabaga 指的是生活在中国、俄国和蒙古等地的蒙古旱獭。

数不清的旱獭直立在草原上，看着马可·波罗这位不速之客。

2 改变历史的口角

70 年后，马可·波罗的同乡在黑海之滨的卡法（Kaffa）城，面对的是城外黑压压的不速之客，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严格说来，卡法城的主人热那亚人不是马可·波罗的同乡，而是他的宿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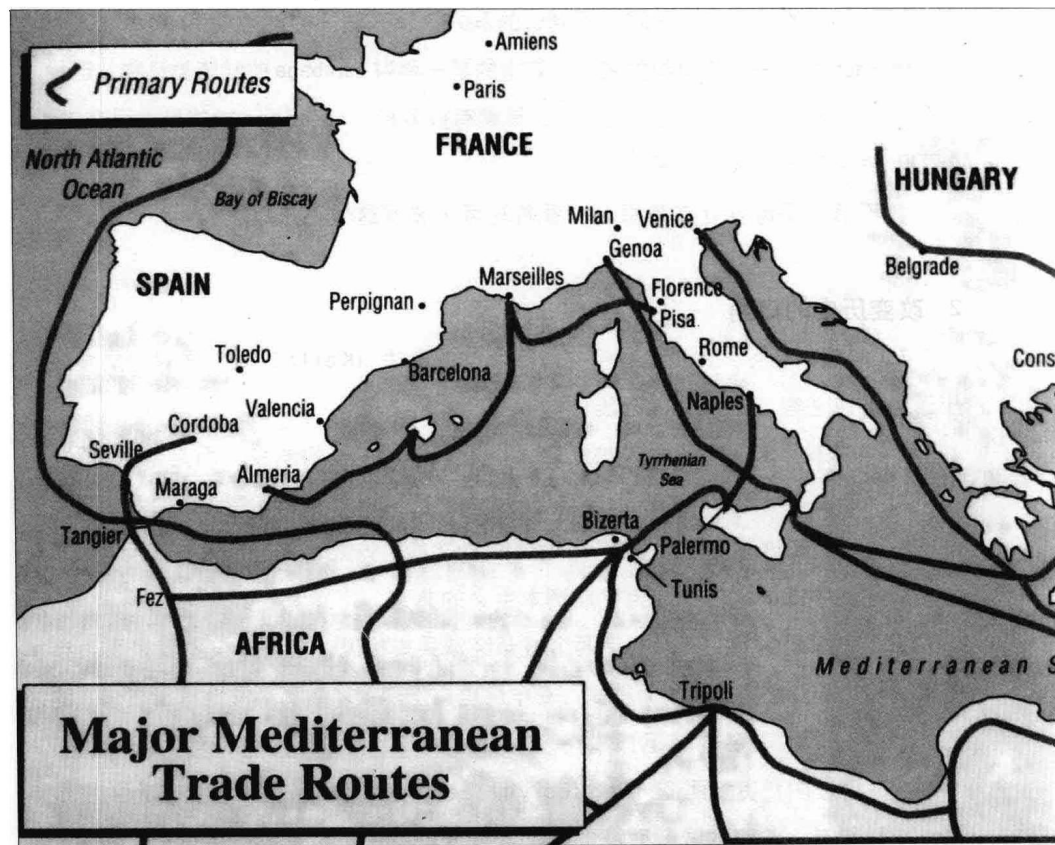
最早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国家是意大利，尤其以意大利半岛北边的两个天然良港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为首。这两个城邦以海盗般的方式崛起，让意大利人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地位，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典范。

为了争取地中海的贸易权，两个城邦经常兵戎相见。马可·波罗就是因为参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争而被捕，在牢房里百无聊赖才半真半假地写出在东方的经历，也就是那本著名的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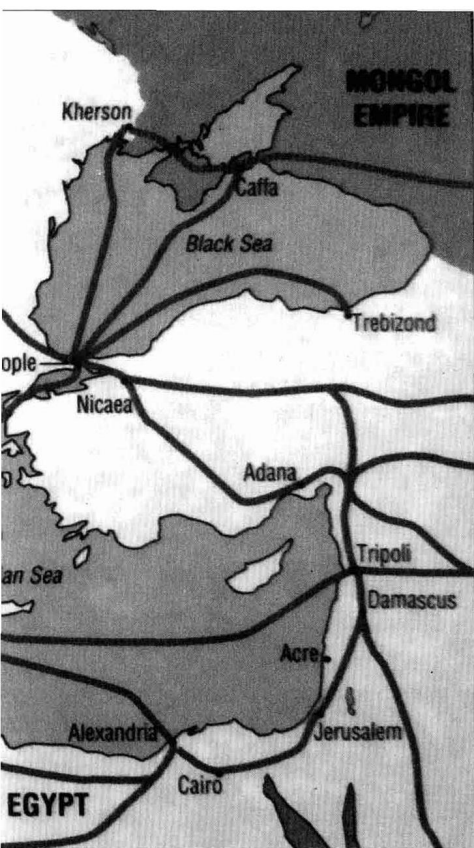
卡法现在叫费奥多西亚（Feodosiya），是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此处原有一希腊古城，后毁于匈奴人之手，其后八九百年间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直到热那亚人建立了卡法城。

几乎和马可·波罗同时出发，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热那亚人建立了卡法，威尼斯人则占据了亚速海尽端的塔那（Tana）。于是意大利人同室操戈，热那亚人赶跑了威尼斯人，占据了整个地区。此处并非无主的土地，

■ 黑死病正是经过蒙古商路进入欧洲，并沿着地中海主要商路传遍全欧洲的



是属于统治俄罗斯的钦察汗的（即金帐汗国），热那亚人恭恭敬敬地从钦察汗那里要来这块土地，建立贸易殖民地，垄断了黑海贸易。他们不仅贩卖丝绸皮毛等货物，还贩卖奴隶，因为大骨架的乌克兰奴隶在欧洲和中东非常受欢迎。没想到奴隶的贩卖严重影响了钦察汗的军队质量，因此触怒了钦察汗脱脱，一怒之下于1307年兵临卡



法。次年热那亚人焚烧城市，逃回意大利，直到1312年脱脱去世后，才重新开始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大殖民。

又过了40年，卡法在热那亚人手中已经成为中世纪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大约七八万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挤在狭窄的道路上，整个城市如同一个大集市，港口停泊的船只通常有200多艘。从卡法进亚述海，来到塔那，然后走陆路，可以直通北京，这条路就是蒙古西征而新开拓的北商路。

从1250年开始的将近100年内，由于蒙古西征打破了位于欧亚之间地区的政治格局，中世纪开始了人类全球化的浪潮，位于欧亚商路最南端的卡法适逢其会，借天时地利之便，开始了无止境的扩张。

但是，1343年一场非常偶然的口角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世界。

虽然生意归生意，宗教信仰归宗教信仰，但在基督徒和穆斯林长期共存的克里米亚，冲突自然是少不了的。1343年在意大利商人和塔那当地的穆斯林之间发生了一次偶然的口角，从相互推搡到大打出手，进而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混乱中只见刀光一闪，一位穆斯林倒地身亡。

商人不是豪侠，所带的刀并不是时刻准备和人决斗的。但是商人也有血性，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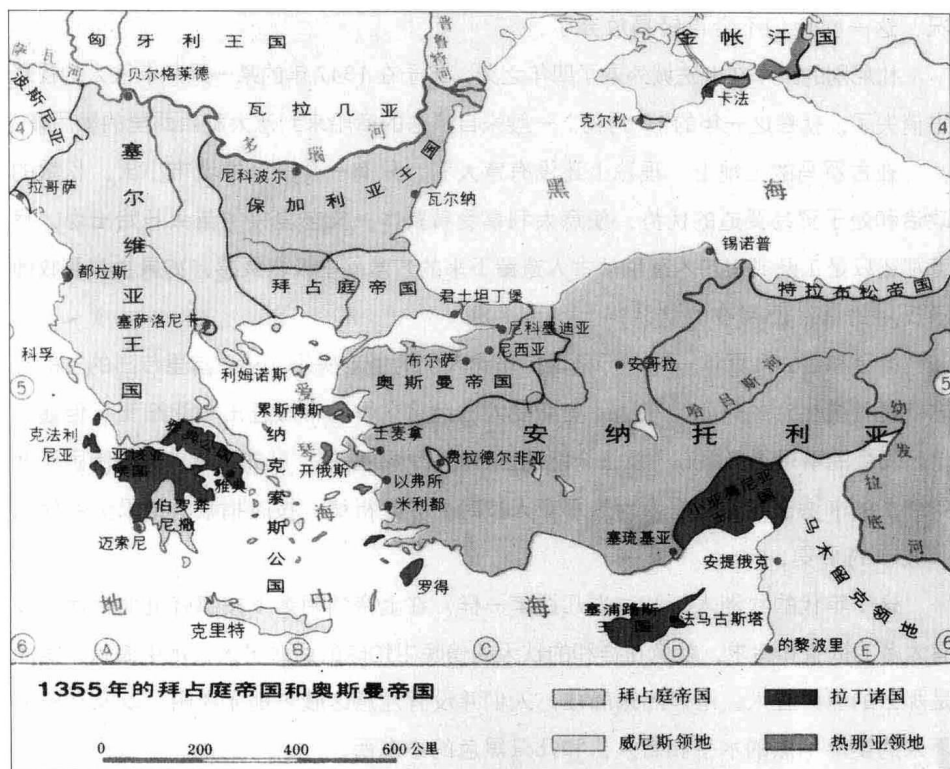
怒之下也会拔出刀来。热那亚人在人类的历史上屡屡留下巨人的足迹，例如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虽然号称是西班牙海军元帅，其实是位热那亚人。除了他之外，这位在塔那一怒拔刀的热那亚商人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无名巨人，因为整个欧洲都要为他的鲁莽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

塔那是热那亚人的天下，穆斯林只好忍气吞声。就在热那亚人以为这次冲突不过是他们统治下的一次小小意外时，一支蒙古大军兵临塔那。自称是穆斯林保护人的钦察汗札尼别要求惩办凶手，被热那亚人拒绝后挥军攻城。以寡敌众的热那亚人并没有溃逃，而是且战且退地进入卡法，依仗坚固了40年的城墙和蒙古人死战。

于1206年到1368年存在的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怪胎”：蒙古高原上的一个小游牧部落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统一了蒙古各部，然后横扫欧亚，其版图只有后来的大英帝国可以比拟。由于蒙古大军战无不胜，欧洲的君主闻风丧胆，“黄祸”之说由此而起。

蒙古人征服了世界，世界上各种宗教反过来征服了他们。在精神上原本处于混沌状态的蒙古人骤然接触文明世界，在宗教信仰上采取拿来主义，无论是佛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统统相信。被称为黄金家族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为不同的信仰而战，也为了不同的信仰相互为敌。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征服了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他的后代们一直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摇摆，即便是在位的可汗信仰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也很宽容。但是一股狂热的伊斯兰化浪潮正在各处兴起，金帐汗国也不例外，塔那的冲突给了札尼别汗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将基督教势力彻底赶出克里米亚，甚至剑指西欧。以金帐汗国之实力，踏平一个小小的热那亚殖民点应该和40年前一样容易。

数不清的穿着黑色战袍的蒙古军队从四面八方如黑云一样涌向卡法，将城市围得



水泄不通。热那亚人除了坚固的城墙外，还有靠海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蒙古大军已经不是蒙古西征时那无坚不摧的钢锋了。金帐汗国已经相当本地突厥化，西征时那些借用自中原和汉人的攻坚技术已不复存在。而欧洲人并不是西征路上那些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他们的战争模式就是围城和守城，根本不习惯野战。40 年前的教训让热那亚人把卡法城墙修得异常坚固，而且背靠海湾，不会出现食物供应不足的情

况，这一次他们不会再轻易放弃了。

札尼别的大军在卡法城外屯了四年之久，终于在1347年的某一天从卡法人的视野里消失了。就在这一年的10月初，一艘来自卡法的商船来到意大利西西里的墨西拿。

在古罗马的土地上，理论上还没有意大利，只有一个一个的城市小国。松散的政治和处于贸易要道的优势，使意大利享受着繁华，文艺复兴的苗头开始出现，尽管那还只是工匠或者艺术家们从古人遗留下来的艺术品中汲取灵感，如果主教和牧师不反对的话，便用在教堂装饰上。

教会和过去几百年一样，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生老病死。从教堂里传出的主的意志就是社会生活的守则。东边，奥斯曼人已经将东罗马帝国赶出小亚细亚，但遥远地区发生的事用不着担心，反正全能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就如同被异教徒围困了四年之久的卡法一样，正是因为热那亚人按时上教堂祈祷，按时捐献，结果上帝保佑了城市的平安。

这个年代的欧洲人，和过去几百年一样，在上帝的阴影下按部就班地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和追求。就像在祥和的秋天的傍晚中忙碌的西西里人，地中海秋天的风是那么的凉爽宜人，港口船来船往，人们并没有注意这艘热那亚商船，以及从船上下来的萎靡不振的水手和商人，和几只黑色的小东西。

用不了多久，不仅是墨西拿人，也不仅是西西里人，意大利人和所有的欧洲人就会知道，末日已经来临了。

3 来自东方的黑死病

几乎在热那亚人下船的同时，瘟疫便在墨西拿流行起来，这种病是墨西拿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们的身上出现肿块，咳血，呕吐，三天后死亡，不仅和他们谈过话

的人会随着死亡，连接触他们的，甚至触摸他们衣物的人都会死亡。

作为罪魁祸首的热那亚人很快被指认出来并驱除出境，但是为时已晚，整个城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病人在痛苦地挣扎，没有患病的人丢下患病的亲人，火速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城市。随着避难的墨西拿人，整个西西里都在流行这种瘟疫，这一波流行，夺去了起码三分之一西西里人的性命。

那艘离开西西里的瘟疫之船于10月底抵达家乡热那亚，可是瘟疫的消息已经传开，热那亚当局不让船靠岸。于是船来到法国马赛，把瘟疫带到对此一无所知的港口，然后被马赛当局驱逐。这艘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的船只只得继续航行。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它，是沿着西班牙海岸驶向大西洋，从此永远地消失在历史之中。

果断的措施并没有给热那亚多少时间，1347年的最后一天，瘟疫出现在这个城市。12月底，另外一艘来自卡法的商船回到家乡，水手们病得非常厉害，希望能死在故乡。热那亚人像对待入侵的敌人一样，用点火的弓箭和其他武器将船赶走，但太晚了，和西西里一样，八九万热那亚人中的三分之一将死于非命。

接下来是威尼斯、罗马、整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俄国，这个瘟疫在三年间起码杀死了2500万人，占1347年欧洲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后的二三百年间，它像幽灵般一直在欧洲大陆游荡，继续杀死上千万人。这时候如果计算欧洲人平均寿命的话，仅比山顶洞人要高一点：20岁。

这场瘟疫在当时被称为大瘟疫、大死亡，到了1833年，有人根据病程晚期时病人因为内出血造成皮肤发黑的现象，用黑死病来形容这次大瘟疫，从此黑死病这个名词就成为这场瘟疫的统称。

究竟是什么引起黑死病？欧洲人总要找出个答案来。黑死病把人们推进教堂，乞求上帝显灵。发现祷告和圣水都不起作用后，人们开始行动，像往常一样，先把罪